

4062

韓大宸

大宸租書店



本行租書時間
下一點至九點

全部

租一本一天至七
租兩星期增租一倍
租到兩月押金

你……你回來了，你師傅可好麼」，雲飛連忙答應，一面拋下包裹，攙着母親，進了屋子，舉目看時，屋中坐的卻是那村正金紹隆，雲飛曾聽父親說，他待父親極好，這時方要上前見禮，那金紹隆已抱拳起身道，「駱世兄今日歸來，最是功夫已圓滿成就了麼」，雲飛連道，「不敢，小侄只是一味盲修瞎練，安敢當「成就」二字」，應麟對雲飛道，「金伯父是我知己，你有甚麼話，但說不妨」，於是雲飛便將這幾年的情形，一一稟知父母，應麟只到過隱龍觀五次，其中事情，大半不知，此際聽了，更不禁感激隱龍到五體投地，待了一會，金紹隆問應麟道，「世兄既然回來，小弟困難，不曉可能解決」，應麟忙道，「自然應當效力，不過小兒年紀尚幼，一切都請指導」，金紹隆道，「這是那裡話，世兄肯來援助，小弟喜之不盡，並且世兄曾得名人指教，小弟怎敢當他的指導，但是世兄方才回來，又要勞動，十分不安，應麟忙道，「不妨事」，說着又對雲飛道，「金伯父因練鄉勇，防備盜賊，得罪了幾個強徒，恐怕他們夜來行刺，因為這些人都是江洋大盜，來去如飛，殺人不眨眼，所以金伯父光臨我家，向我要禦敵之策，我正說可惜你不在此，現在你既回來，可以就到金伯父府上保護」，雲飛唯唯領命，應麟又道，「事不宜遲，只此刻便去」，金紹隆感激莫名，於是雲飛別了母親，隨着父親與金紹隆，逕往金家而來，應麟路上問紹隆道，「仁兄還認識甚麼壯士，小兒一人孤掌難鳴，頂好再請三四位來，才能與賊人勢均力敵，仁兄可贊同麼」，金紹

隆猛醒，叫道：「我正忘了，本村與順標局的陳家昆仲，都是武藝高強，並且與我交厚，必肯前來」，說罷便往興順標局請陳氏兄弟，那陳氏兄弟，兄名國棟，弟名國樑，俱是天生的好漢，年紀雖只二十五六，然而保標以來，絕沒一次失手，因此博得薛家村的信仰，這次見金紹隆有燃眉之急，慨然允助，不過見了駱氏父子時，看雲飛年輕，身軀又不魁偉，不禁存了點看不起的心，也不說破，一同往金家來，少時到了金家門首，金紹隆讓駱陳進去，金宅家眷，聽說來了保護的人，都放下心中的石頭，頓覺高枕無憂，有十分的把握。駱應麟適纔是義不容辭，此時見了人家這般倚重，又恐怕兒子不能勝任，反倒担起憂來，這時大家已坐在客廳上，金紹隆便令僕人道，「請舅老爺出來」，僕人去不多時，從裡面出來一個人，生得短矮肥胖，腰腿卻還矯健，紹隆便給衆人介紹道，「這是鄙人內弟，姓程單名一個鎮字，也稍知些武功，可以替諸位作個幫手」，應麟等連稱客氣，金紹隆又道，「賊人雖未定今晚準來，不過還請諸位鼎力援助，分神看守才好」，衆人稱是，說着話，天色已晚，用過晚飯，便分頭安排，金紹隆請駱氏父子守住西廂，陳氏兄弟守住東廂，自己與程鎮守住正房，把家眷僕從都藏在後面空房中，應麟不諳武術，只取了柄刀，作爲防身之具，此時天已二鼓，衆人屏氣息燈，按刀而待，等了多時，不見動靜，陳氏兄弟悄聲商議道，「這金村長也太把細了，既請我們，又何必請那姓駱的，少時我們且看形勢，那姓駱的能把賊捉住，算他英雄

，他若失敗，我們再上前把賊擒獲，羞辱羞辱他」，二人計議方定，就聽院中拍的一聲，一顆石子，直飛到院中，接連又是三四下，正是

雷奔電掣驅群鼠，石破天驚起蟄龍，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癡廬主人評曰，寫雲飛處處不忘復仇，事事以復仇爲前題，活畫出一純孝天性之士，隱龍道人成摯友之志，全雲飛之孝，世真有此人歟，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授武功而以書本爲入門之捷徑，出人意表，然著者寫來入情入理，毫無強拼硬湊之迹，余觀駱雲飛讀近思錄而悟武技一節，覺義理書之功效偉矣，噫，孰謂稗官野史中，無見道語耶，此二回寫哭泣處頗多，或謂有失英雄身分，迺不知如何英雄，亦當以情性爲基礎，否則真是金聖歎所云三家村學究寫子路，不盡人情矣，雲飛方抵家門，卽往護金氏家眷，未免結筭太急，然文勢所趨，亦不得不爾，寫陳氏兄弟輕視雲飛，以反襯後來獲敵時之拜服，稍能讀書者，卽可看出，毋庸愚之喋喋也，

第三回

（巧獲賊英雄奮勇 錯刀驢俠士留名）

話說雲飛等在全家守候到夜中，忽見房上拋下八顆問路石，雲飛知道那話兒到了，忙用簪籜靠

了靠應麟，是請父親準備的意思，那壁廂陳氏兄弟，金家郎舅，也都有了防備，就見房上跳下兩個人來，接着又跳下四個人，一共六人，俱是一色的短衣窄袖，手持利刀，金紹隆，程鎮，首先出房，陳氏兄弟也隨後出來，那些人看見人家有了防備，不覺吃了一驚，但也就不遲疑的上前接戰，嘴裡罵道，「好你個姓金的竟敢與我們一死作對。今天小心你的腦袋罷」，陳國棟一面抵敵，一面往西廂看，見應麟雲飛都沒有出來，不覺心中暗暗得意道，「就憑這幾個毛賊，便把你們嚇得不敢出來，看你們少時有何臉來見我」，這時節四個對五個，已廝殺成一體，還剩下一個，轉身便奔西廂，剛走進房門，忽見一個黑忽忽的大東西，直飛出來，不覺嚇了一跳，方要閃躲，已經不及，被撞個正着，哎呀一聲，翻身跌倒，雲飛縱身跳出，手起刀落，這一個沒看清對方是誰，腦袋已與腔子正式聲明離異，原來撞倒他的，是一張八仙桌子，那些人中有一個叫聲不好，跟着嚷道，「譚大哥快來呀，黃七哥被個小子害了」，……話言未了，即聽見一個沉著的聲音叱道，「大驚小怪作甚麼，看我的罷」，雲飛聽那聲音是從房上發出，抬頭一看，果見房上又跳下一個人來，身軀魁梧，手中握一隻鐵鞭，星光迷暗，看不清那人面貌，他落地後，更不再說，挺刀直取雲飛，雲飛見來勢凶猛，忙用刀一架，覺得單臂一震，暗驚這人力量不小，於是兩個人凝神無語，給他個啞聲大戰，那邊金程二陳，也與那五個鬪得難分難解，陳氏兄弟見雲飛出來便殺了一個，心裡不覺慚愧

，凡作何事，必須專心致志，何況在這性命相撲之時，他兩個一存愧念，手脚便慢了許多，因此漸漸的遮欄多，攻取少，那程金二位稍懂得些武藝的，更不必說了，駱應麟在屋中觀戰，看這邊形勢不佳，不禁動了火，也不顧會武功不會，提刀躍到院中幫助；雲飛曉得父親不諳武藝，心裡着急，並且初出茅廬，少於戰鬪經驗，那人又是個能手，眼看着要敗下來，於是賣一個破綻，跳出圈外，那人不捨，緊緊追來，口中又喝道，「你這狗頭，叫做甚麼，敢說出來麼」，雲飛氣昂昂的通了姓名，那人大笑道，「你還居然有臉說出姓名，我真替你羞死」，雲飛大怒，回身又鬥，那人忽然變了門路，嗖的一鞭，攔腰便打，雲飛猝不及防，險些被鞭梢打着，不敢再鬥，拖了父親，往金家的菜園跑去，那人死不肯住，拚力追來，看看赶上，雲飛忽地想起暗器來，只因師傅訓誡，不得輕易使用，又因為今天行程匆匆，卻未帶得，虧他靈機一動，忙俯身摸一塊石頭，覷准那人上三路打去，那人在黑夜中，看不清對方的動作，心中又滿以為雲飛既敗，未必再敢抵敵停留，這石子打個正着，登時皮破血流，那人大怒，取出鋼標，往那前面的黑影打去了，那知雲飛是練就的目力，早看見他手往上一揚，忙也再發一石，所以他的鋼標方出，又中了雲飛石子，這石子非同小可，正打在左目上，滿面流血，痛澈心肝，那鋼標稍偏了些，從雲飛耳邊擦過，直插入樹中寸許，雲飛也覺心驚，這時那人支持不得，手一顫動，鞭已落地，急伏身去拾，祇這稍誤之間，雲飛已掄刀砍來，未

能閃開，正砍在右肩頭上，那人左眼右肩，俱受重傷，不敢戀戰，切齒痛恨而逃，雲飛也不敢深追，隨着父親重復回到院中，方進了角門，就聽一陣哈哈狂笑聲道，「金紹隆老賊的羽黨，不過如此，好，領教了」，雲飛不禁驚詫萬狀，原來雲飛與父親出去以後，二陳拼刀迎戰，只可惜程金二位，本領太低，不是賊人對手，到後來陳國樑，程鎮，都受了傷，單靠陳國棟一人，自然抵禦不住，形勢十分危急，五賊正在耀武揚威之際，雲飛趕到，只聽一連三響，早有二賊被石子打倒，陳程二人忙上前按住縛上，餘下三賊大驚，撇了金紹隆，陳國棟，逕門雲飛，雲飛一者初勝之後，二者倚仗人多，三者手法靈活，已不是乍交手時氣緩的樣子了，此時只聽呼呼風響，四個人摺做一堆，身軀不辨，只在夜色沉沉之中，射出幾條白龍，盤旋環繞映得人眼都花了。

忽聽一聲斷喝，一條白龍，已攻破了一團形如銀霧的刀光，接着有人哎唷一聲，四個人中倒了一個，陳國樑挺刀上前細看，卻是賊人受傷跌倒，跟着豁然一響，又是一個中刀翻了，二陳忙一并綁了，剩下的一個，那裏還有魂呢，扭轉身來，便要躡房逃走，不防陳國棟一刀砍來，急反手用刀一架，卻因為腕子翻轉，力量薄弱，那柄刀早脫手飛出，雲飛一個健步，蹶准那人腿上，用刀背打去，那人叫一聲，撲地倒下，也擒獲了，前後來了七個賊，死了一個逃了一個，捉住五個，那金紹隆更不延遲，飛步跑到雲飛面前，兩手握住雲飛二臂；用懸擎

的目光，看着雲飛叫道，「駱世兄英雄蓋世，奮勇獲賊，救了我一家性命，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雲飛連忙遜謝，應麟也道，「金仁兄太過獎他了，」那陳氏兄弟，見雲飛得了最後勝利，不禁心悅誠服，比較適纔看不起的樣子，大差天淵，也上前說了許多欽佩的話，雲飛只是謙讓，金紹隆命僕從將五個賊且押下去，好生看守，等天明送官究辦，一面大排酒筵慶賀，當下紹隆花花的斟滿了一盃酒，雙手遞與應麟道，「世兄大德，沒齒不忘本應該請兄先飲此盃，只是仁兄在前，不能僭越，望乞乾了這盃，再請世兄痛飲，陳氏兄弟也各稱是，應麟推辭不得，只好取來一飲而盡，紹隆又倒了一盃，請雲飛喝，雲飛知道不能不飲，也祇得飲了一盃，衆人方始開懷暢飲，等到席散，天已大亮，陳氏弟兄自回標局，駱家父子也辭了金紹隆，回轉莊院，雲飛回到家中，纔得與父母重叙天倫之樂，雲飛因爲此次險些敗在那姓譚的手中，知道自己火候經驗尙差，便又埋頭在家苦練了兩年，這一來真是一日千里，雲飛也覺得武藝的確是長進了許多，所以一天便來對父親說道，上次爹爹命我上京復仇，兒子因爲武藝連用上，尙欠熟練，怕誤了事，因此稟明爹爹，再遲些日子，現在兒子武功已相信過得去，明日便可拜辭爹娘，到京中碎剮了那賊，給祖父報仇，」應麟道，「你一心復仇，不背我的志願，這是應當獎勵的，不過這件事非同小可，須知大意不得，」雲飛答道，「不勞爹爹吩咐，斷不違誤，那怕與仇人同歸於盡，也不能讓他獨生，爹爹也休悲傷，若是畏刀避

劍，退縮不前，就不是我駱氏門中子孫，並且兒子此去，七年八年爹娘自己務請保重，更不必記罪，因為兒子與普通爲人子的不同，他人兒子的責任，是孝養父母，可是兒子一生的大責任卻是復仇，那賊奸猾異常，難保有甚麼防備，只是一次不成，還有兩次，兩次不成，還有三次，甚至於一百次，一千次，以及一萬次，也非親手取了他的頭來祭奠祖父不可，請父親不必惦念」，應麟見雲飛如此決烈，也不覺感歎，忽的說道，「你的話固然不差，但是你沒有見過那賊的面貌，如何是好」，雲飛聽了，不禁目瞪口呆，應麟低了一會頭，猛然叫道，「那賊的像貌，你雖不知，卻有一個極好的標記，雲飛忙問是甚麼標記，應麟道，「那賊的左耳，曾被你祖父砍下，這一點當初我本不知，後來你太師傅（註，狄簡也），訪問你祖父的被害情形，才得知他掉了一隻耳朵，如今正好拿這點來作標記」，於是應麟又將包士圖的形狀，詳細告知雲飛，雲飛大喜，謹記在心裏，當下拾掇了些盤費，磨快了利刀，準備明日一早動身，翌晨雲飛結束好了，應麟又叮囑了幾句話，林夫人悽悽惶惶的送雲飛出了莊院，嘴裡的「小心」二字，不知吩咐了多少遍，雲飛安慰了母親一番，大踏步便走，一路曉行夜宿，這一日已望前北京城垣，真是鐵甕金城，龍蟠虎踞，進入城來，又見那三街六市行人，是肩摩股擊，車馬是絡繹不絕，街道雖是廣闊，兀自擁擠不開，各店鋪的夥友們，個個面帶笑容，一望而知是生意興隆的表示，雲飛久居鄉村，幾曾到過這樣繁華的地方，你看他

雜在人叢中，不是撞了前面人的臂，就是踏了後面人的腳，鬧得人人都往他臉上看，雲飛怕招人注意，就胡亂尋了一家客店住下，自己因爲人地生疏，不敢問包士固的住址在那裡，以防露了馬脚，到晚來睡在炕上，心中有事，再也睡不熟，翻來覆去，一直想了一夜的計劃，次日早晨起來，託店中的掌櫃，照管了自己房屋，便到街上來散步，順便好訪查，因爲有了昨天的經驗，行走時格外小心，不知不覺已離了客店好遠，忽然覺得口渴起來，瞥見前面就是一個茶館，裡面黑壓壓的，坐滿了許多茶客，雲飛心裏雖是嫌人太多，怎奈口渴難熬，只得勉強找了一個座位坐下，喝了兩盃茶，方要起身，忽見鄰座的人，都站起來，向外嚷道，王三哥好久沒見了，且在這裡歇歇腿，雲飛隨着衆人目光望去，却見一個滿臉橫肉的中年男子，穿的卻很齊整，形狀好像是個大宅第中的僕從，就見他歪歪斜斜的向衆人點了點頭隨即一屁股，坐在茶座旁邊，嘴裏罵罵咧咧的說道，不知我王福上輩子作了那一件錯事，叫我伺候他娘的這麼一個主人，噯，那小子那裡配作主人，我叫他主人，我未免太抬舉他了，他家裡面的人很多，都像祖宗一樣的供起來，卻單會使喚我，一天到晚，總叫我到各衙門去送請帖，他小子只管巴結差事，請客宴會，不想人家的腿還要不要，旁邊有一個人忽然發言道，「王三哥難道你們貴上那樣有錢，連車錢都不給你麼？」王福把脚一躁，嚷道，他差不多天天下衙門，就上親王府去，僅於臨走的時候，吩咐我到那裡去請客，我要是問他要車錢，他登時攔

起鬚子，瞪了眼睛，向我罵道，「你們這夥懶骨頭，連路都不肯走，還居然敢向我要車錢」，你們想想，他一毛不拔多們可恨，無怪他耳朵被人砍下去一個」，……雲飛本來是隨意聽着，忽然聽他講到，他的主人被人砍過耳朵，不覺入耳關心，心裡想道，「難道他就是包士岡那奸賊的下人麼，那麼我何不暗地跟隨他去探明那奸賊的住址，相機行事呢」，主意已定，便目不轉睛的看着王福，那王福又談了一會，忽對衆人道，「他叫我到衙門送請帖，我此時應該去了，下次再見罷」，說完這句話，哈着腰便出了茶館，雲飛那裡肯再耽擱，忙付了茶資，隨後趕了出來，王福在前面走雲飛便在後面躡足潛踪，緊緊跟隨，那王福卻行走自然，並不覺得後面有人追隨着他，依舊慢慢的向前走去，雲飛倒覺心急起來，恨不得立刻就認明包士岡，好報這二十幾年的深仇，雲飛跟着王福，轉過了幾條街巷，忽見面前一座衙門，門前旗杆刁斗，直衝霄漢，門上匾釘獸環，兩旁掛的虎頭牌，上面寫的甚麼不准喧嘩，如違送究等等的字，每一個字用紅筆圈一個大圈子，又見許多武弁衙役雄糾糾的站在那裡，好不森嚴，王福便上前取了一張紅紙帖，另外還有一封信，交一個差人收下，剛要轉身，忽從裡面走出一個老年的差役，用手挽住王福道，天色尚早，且到我房裡坐坐，王福推辭不過，便同那人進衙門裡面去了，這一來不要緊，雲飛却大失所望，本想王福送到請帖後，必回包家，那知他竟跑到裡面閒坐談天去了，眼見門前那些衙役，都很機警，如果一個人在那裏立久

了，要使他們生疑只得裝做無事的樣子，向前踱了過去，想找一個店舖一面休息，一面等候，怎奈這條街上沒有可停留的舖戶，於是轉了一個灣，又回到原處，但那王福仍舊沒有出來，沒法想，只得又轉身走去，偷眼看那些衙役，已有兩三個直看自己，知道他們已起了疑慮，不敢再停留，便回到店中，靜坐了一會，暗恨那老差役挽留王福，使自已失了這訪察的機會，正在怨恨，忽然把腿一拍，笑道，「我罵那老東西就誤我的大事，其實我自己也記憶太壞，那王福不是說包士岡那賊，天天往親王府去麼，那親王想必就是琪英了，我明日且到親王府走一遭，或者也許能遇見那賊，好在那賊少個耳朵，是很容易辨認的」，那麼一想，不覺自稱得計，當晚無話。次日一早，雲飛便跳起來，出了店門，在附近散一會步，候到午後，胡亂用了早飯，便向人打聽琪親王府在那裏，琪親王府那有人不知道的，當然毫不費力的就找到了，那王府隔牆望去，只見樓台廳閣，崢嶸軒峻，花木山石，蒼翠陰森，府門前兩個石獅子，雪也似白，兩邊的轎馬，擠得滿滿的，都門上坐着幾個人，在那裏說笑，恰巧府旁有幾株大樹飛雲飛裝着累了的樣子，靠着一棵樹坐在地下，待了不久，就見一輛轎車直向這府門而來，到了府前，轎車站住，從車上下來一位官員，行動蹣跚着，直走進去，雲飛留神往他頭上一看，哈哈，可不是正正短了個耳朵，雲飛見了，眼中幾乎迸出火來，不由自主的跳起來，便要抽出藏在腰間短刀，忽然自己猛的醒覺道，「這是甚麼地方，怎能冒冒失失的就顯

奇俠別傳 第一集

三二

露鋒鏑」，想罷忙假作打個哈欠，伸了個懶腰，又坐在地下休息，不一會那位官員出來，上了轎車，車夫吆喝了一聲，那車便向前走去，雲飛忙起身隨在車後，行行復行行，已到了一所大宅子，守門的看見了，都肅靜起來，那官員下車入內去了，雲飛知道這便是他的住宅，認清了地址，又仔細端詳了一會，抽身仍回到店中，那太陽轉眼已落西山，大地頓時黑暗起來，那天晚上沒有月亮，星光下忽見一條黑影，穿過幾條長街，到了一家宅子前面，縱身跳上牆去，守門的都沒有覺察，那人非別，正是雲龍，當下雲飛越過兩層屋脊，看裡面甚是廣闊，無處尋找包士固的居室，正在着急，忽聽一個在房檐下說話道，「李姐，老爺在那個太太屋裡」，接着一個老媽子的聲音答道，「老爺沒在那位太太屋那裏，現在南院看書呢」，那人又道，「我得去一躡」，說着便往南走去，雲飛聽了，喜出望外，忙在房上隨着那人，院中走廊下雖掛着紗燈，可是上面的看得見下面的，下面的却看不見上面的，霎時到了一所院落，院中種了許多花竹，正東三間花廳裡，燈光閃閃，照見一人，正在那裡看書，果然是白天看見的那官員，急趕過那僕人前面等着，却說那僕人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的道，「還瞧書呢，真……」話未說完，猛覺腳下一蹶，身子也往前一栽，說時遲，那時快，瞥見黑影裡躍出一個穿黑衣的人，攔住去路，不禁嚇得呆了，那人用手一提他的後領，拿一口剛刀向他臉上一幌道，「你若一嚷，我就一刀」，說着又低聲問道，「你們老爺是姓包不是」，他方要回答，覺

得自己衣領被那人提得太緊，咽喉上感受一種極端的緊張，忙向前伸了伸脖子，爲的是稍稍鬆一口氣，雲飛以爲他是點頭，不再多言，順手一刀，早已了賬，雲飛踢開屍首直搶進花廳，那官員聽見響聲，抬頭一看，頓時把書一擲，驚得軟癱在地，旁邊一個小童，也抖作一團，雲飛見那人時，真是怒髮衝冠，只說了三句，「奸賊你也有今日，你還記得你害的好友姓駱諱威的嗎，我便是他的孫兒」，說完一刀劈下，那人哎呀都沒有叫出，腦袋已滾在地上，身子撲的倒了，那個小童已驚得昏了過去，雲飛不忍殺他，便就在桌上尋了隻筆，蘸飽了墨，一氣在死屍的衣襟上，寫了幾個字，提了那人頭，飛身上屋而去，轉眼已無影無蹤了，卻說那宅內有好幾位姨太太，見她們老爺好久沒有回屋來，你以爲老爺在她屋裏，她以爲老爺在你屋裡，到後來，忍不住都派小丫頭到別人屋裡去找，那知都回報說沒有，這時有個老媽子知道了，在旁插嘴道，「老爺方才在南院看書，劉升還上那兒去回事，想必還在那裡，那幾個姨太太都不覺吃吃笑道」老爺真有點放着福不會享，這般時候還冷冷清清的在書房裡看書」，說着便派了兩個丫頭，到南院去請老爺過來，當下兩個丫頭領命，逕往南院而來，剛進了月亮門，只見迴廊上僅有幾個紗燈，四下裡都黑森森的，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兩個人緊貼着身子，閉着眼睛，向前走去，忽覺眼中有光一閃，忙張眼看時，已到了南院，那光卻是花廳裏射出來的，再往裡一看，老爺卻沒有在窗前坐着，就在這時，兩人猛覺脚下被很大的

物件一絆，撲的跌了個倒栽葱，忙爬起來，沒命的往花廳裡跑，進了花廳，只見血泊中倒了個沒頭的屍首，旁邊又躺着一個，這兩個嚇得真魂出竅，腿登時也軟了，叫了一聲，聲音都差了，一邊喊一邊往外面跑，一不留神，又被那院中的東西，絆了一交，兩個人再也爬不起來，只雙手抱了頭，在那裡乾號，衆僕人聽見南院有人大喊，忙點了燈籠，綽了棍棒，往南院跑，那兩個丫頭看有人來了，便撲在那些人身上，大哭起來，嘴裡卻說不出話來，那些人不知就裏，掌燈籠往前一照，都吃了一驚，只見那個劉升，已身首異處，倒在地下，蹙着眉苦着臉，樣子十分可怕，衆人嚇得呆了多晌，那兩個丫頭，此時方才說出話來道，「了不得，花廳裡還有可怕的呢」，衆人又是一嚇，仗着人多，直往花廳中擁去，見了那景象，不覺都叫了聲我的媽，有個胆大的越衆上前，仔細辨認，看出那沒腦袋的正是他們老爺，於是面面相覷，吐着舌頭，不敢作聲，當下便由一個年老的僕人，飛奔到內宅去報信，那太太聽了，不覺大哭，卻沒有一個肯到南院來看的，只命大管家李祿，去分派衆人停放屍首，又命幾個人尋找老爺的頭，再命二管家孫壽出去報官，她們便坐定了，商議怎樣分配財產，還有大姨太稍念些情義，便道，「且先把老頭子的喪事辦完，再說不遲，否則叫人看了說閒話，豈不難堪」，衆姨太這纔中止商量，且說那孫壽奉命出去報官，只是已經夜深，到那裡去找官人呢，正站在門外猶豫，忽聽馬蹄沓沓，來了數騎馬，孫壽還以為下夜的官兵來了，心想這

可是巧，忙打着燈籠一看，認得前面走的卻是京堂大人包士岡，因者我看到這裡，一定駁我道：「編書的你作錯了罷」，我分辯道：「看書的你往下看罷」，原來雲飛殺的這位，卻不是包士岡，這人姓李，他的大名叫做岱江，當的是倉監督的差事，他生來就是一隻耳朵，這本是先天的一種缺陷，誰知因這一點，竟斷了他的生命，有人說，清朝的則例，對於官員最重年貌，五官缺欠的人，不能作官，那麼包士岡，李岱江，兩個寶貝，怎地偏偏都只有一隻耳朵，這不用說，一定是著者憑空搗鬼，只求文字曲折，不顧情理的就瞎扯上了，哈哈，不然，不然，「法令是法令，事實是事實」，這是千古不能改的一種公式，任你長的再好，沒有門路，也無從進身，縱使你有一百隻耳朵，也是沒用，如果你有權貴的親戚朋友，你不用說沒有耳朵，你就是瞎子啞子，也照樣可以陞官發財，甚至於人都沒有了，還可以領一個空頭的俸祿，這包大人，李大人，雖然都缺個耳朵，他們總算確實有這麼兩個人的模型，再有琪親王的奧援，他們怎能不飛黃騰達，青雲直上呢，閒話休題，且論正文，卻說那包士岡正從親王府裡歸家，時候已經夜深不料路過李岱江的宅子時，忽見路旁有個人提着燈籠遮馬叫道，「包大人，禍事了，我家大人不知被誰殺了，我要報官，又因為天晚，……」包士岡聽罷，吃了一驚，暗想李岱江同我都是受琪親王的寵遇，他如今被殺不可不進去看看，當下使下了馬問了那僕人姓名，便命他引路，那孫壽恭恭敬敬的請包士岡進了李宅，跟包士岡的那些隨

從，都在外面候着，且說包士岡到了南院，那些僕人知道了，都垂手侍立，包士岡陡的開了一股本腥氣味直衝鼻管，不覺心中又跳了一跳，這時那劉升屍首已丟在別處，包士岡上了花廳，就見一個沒頭的身子，直挺挺放在一張床上，正是李岱江，包士岡假意唏噓了一會，便問道，「誰知道你們大人被甚麼人害了」，話未說完，大管家李祿上前稟道，「奴才聽滴纔救活的六兒說，有一個渾身穿黑的男子，對我們老爺喝了聲，奸賊你也有今日，你還記得害死的好友魯爲麼，便將我們老爺害了，以後六兒就嚇死過去，人事不知了」，包士岡聽畢，嘴裡念道，「魯爲，魯爲，魯爲又是誰呢，並且聽那廝口氣，好像魯爲曾被岱江殺死，那麼那廝又是誰呢」，想能忽的說道，「你們且看你們大人身上，還有甚麼東西沒有，衆人依言，便上前在死屍身上，尋了一會，猛然嚷道，「了不得，老爺衣服上還有字呢」，包士岡也顧不得尊嚴了，忙到屍旁俯身一看，只見李岱江的衣襟上，寫了兩行字道，

「此賊賣友求榮，二十年前陷害余祖，今心願已了，特此留示，切勿濫及無辜，

賂威之孫賂雲飛白」，

包士岡看完，大叫一聲，往後便倒，正是，

狐鼠怎當獅子吼，龍蛇先褪老奸魂，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癡魔主人評曰雲飛初出茅廬少有戰鬥經驗故幾挫於敵可知徒有技能而乏經驗卒無用耳著者